

# 叙利亚变局与中东和平进程

于卫青

(湛江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 叙利亚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角色。叙利亚不仅在叙以和谈中持强硬立场,而且因叙黎特殊关系而制约着黎以和谈,因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而影响巴以和谈。巴沙尔上台执政后,在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叙利亚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政策,但在中东和谈中的地位和立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去年3月以来,叙利亚政局持续动荡。无论结局如何,叙利亚都不会软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立场。

**关键词:** 叙利亚; 中东和平进程; 黎巴嫩;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2012)10-0018-05

**收稿日期:** 2012-04-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利亚现代威权主义政治研究”(09BSS01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00471598); 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育苗工程项目(WYM08001)

**作者简介:** 于卫青(1970-),男,山东高唐人,湛江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东研究。

始自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威权政治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发生了政权更迭,在位多年的强势领导人被赶下政治舞台。迄今,只有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依然在内外交困中苦撑危局。无论叙利亚现行的复兴党政权是否能够延续,都将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叙利亚与以色列曲折的和谈历程

1948年阿以冲突爆发以来,与以色列前线对抗的四个阿拉伯国家是埃及、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他们的对以政策决定着阿以之间的战和关系。其中,叙利亚位于阿拉伯世界的的心脏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叙利亚一直主张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团结对付以色列,不与以色列单独谈判。1978年9月,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后,叙利亚更成为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重要支柱。叙利亚对以色列立场强硬,而且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与以色列和谈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制约作用。

### (一) 叙以矛盾及其立场

1948年5月,叙利亚参加了反对以巴分治的巴勒斯坦战争,叙以首次交恶。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戈兰高地是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国交界处的制高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戈兰高地的太巴列湖更被以色列视为水源命脉。“六五”战争结束后,联合国通过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在最近冲突中占领

的领土。该决议成为解决中东问题和叙以争端的国际法基础。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叙以在戈兰高地展开激战,以色列再次占领戈兰高地。随后,联合国通过338号决议,重申有关各方停火后立即执行242号决议的所有部分。1981年12月14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的法案,遭到叙利亚、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坚决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97号决议,宣布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法律吞并无效,要求以色列取消这项法案。但以色列一直持续进行移民和开发建设,以期造成事实上的吞并。

1982年2月1日,叙利亚新闻部长艾哈迈德在接见贝鲁特英文报纸《星期一早晨》的记者时提出了叙利亚中东和平三点方案:(1)以色列必须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出它在1967年6月占领的全部领土,包括阿拉伯的耶路撒冷;(2)确认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他们返回巴勒斯坦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3)结束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sup>[1]260</sup> 1988年10月,叙利亚外长沙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表示,只有以色列完全撤出阿拉伯领土并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中东和平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直到2008年,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瓦迪在一次演讲时表示“只要以色列不撤出戈兰高地,叙以谈判就无法进行。”<sup>[2]73</sup>而叙利亚对以色列和谈的策略就是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对付以色列,所以一向反对埃及、约旦等国的单独媾和行为。

## (二) 叙以曲折的和谈历程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叙利亚不仅在军事上损失惨重,戈兰高地也得而复失。1974 年 5 月,叙以签署脱离接触协议,叙以边境一直保持平静。1977 年 12 月,在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之前,叙利亚与巴解组织、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南也门组成了“拒绝阵线”,谴责埃及对以色列的“妥协”行为,继续奉行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确立的“不谈判、不缔约、不承认”三原则。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苏对峙的冷战宣告结束。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伊拉克遭到沉重打击,中东反美势力大为衰弱,美国独霸中东的局面逐渐形成。1991 年 10 月 30 日,美国主导的中东和会在马德里召开,它是美国中东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主导中东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叙利亚同意参加马德里中东和会,并按议程开启了同以色列的双边谈判。叙利亚与阿拉伯各国的基本立场是:坚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联合国 242 号和 338 号等相关决议为基础解决阿以冲突,以色列撤出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1991 年 12 月到 2000 年 3 月,在美国积极介入和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叙以双方经过了十五轮谈判。1991 年 12 月到 1992 年 4 月,沙米尔领导的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政府与叙利亚进行了五轮谈判。以色列政府主张“以和平换和平”,坚持“先和后谈”,要求叙利亚首先同以色列签订和约,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而后再谈有关问题。这与叙方“先撤后谈”的立场针锋相对,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1992 年 6 月,拉宾为首的以色列工党赢得大选,以色列新政府宣布接受联合国 242 号决议,并表示“以土地换和平”原则适用于戈兰高地。叙以和谈气氛缓和。从 1992 年 8 月到 1993 年 6 月,叙以双方又进行了五轮谈判,最终在“撤军”和“和平”孰先孰后问题上歧见太深而没有获得突破。1993 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美国开始以正式伙伴身份参与和推动中东和谈进程。1993 年 8 月到 1994 年 1 月,叙以双方又进行了两轮谈判,但谈判仍然裹足不前。为打破僵局,美国、埃及等国际社会加强游说和协调工作,叙以双方的强硬立场均有所松动。1995 年 11 月 4 日,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1996 年 6 月,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重新上台执政。他提出了“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不从戈兰高地撤军,不谈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三不”政策,使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叙以和谈出现倒退。内塔尼亚胡否定前工党政府“以土地换和平”的立场,声称叙以和谈必须从零开始。叙利亚则坚持,谈判从哪里停止就从哪里开始。双方谈判

陷入停顿。1999 年 7 月,以色列工党新领袖巴拉克上台,在美国撮合下的叙以和谈在中断 4 年后恢复。1999 年 12 月到 2000 年 1 月,叙以双方在美国进行了两轮谈判,由于分歧严重,谈判没有取得进展。2000 年 3 月 26 日,美叙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克林顿直接向阿萨德表明了巴拉克的立场。阿萨德觉得巴拉克从拉宾的立场后退了,叙以谈判宣告破裂。2000 年 6 月 10 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去世。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叙以双方领导人的更迭和政策的变动,叙以恢复和谈的希望更加渺茫。

## (三) 叙以和谈的症结

叙利亚是没有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关键国家。叙以之间的核心问题是戈兰高地,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叙利亚坚持“先归还土地,然后再谈和平”和“全面撤出换取全面和平”两条和谈原则。<sup>[3]628</sup> 围绕戈兰高地,叙以双方在撤军与签约孰先孰后、撤军期限、犹太移民点的去留、设立非军事区的范围、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公决、双边谈判还是多边谈判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尽管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但双方都认识到彼此的争端只能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战争得以解决。经过多次谈判和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双方都亮出底牌,表达了继续谈判的意愿。戈兰高地的主权属于叙利亚并无争议,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以色列的安全保障和戈兰高地水资源的控制问题。1995 年,叙以就以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后的安全安排达成了原则协定。2000 年 3 月的最后谈判,叙以双方因为在戈兰高地太巴列湖的控制问题上的分歧而使叙以和谈最终功败垂成。

## 二、叙利亚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平进程中的作用

在中东和平进程的全局性谈判中,叙利亚不仅自己对以色列的立场最为强硬,而且对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各方的和谈发挥着程度不同的制约作用。这首先源于叙利亚所一贯坚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还在于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特殊关系、叙利亚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支持。叙利亚还强烈反对埃及、约旦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行径。

### (一) 叙利亚对巴以和谈的影响

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领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展现的舞台。<sup>[4]45</sup> 从独立建国以来,叙利亚政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策。1971 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指出,当代的第一个阿拉伯事业——巴勒斯坦事业代表了最大的权利和正义,战斗是解放阿拉伯土地和回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权利的唯一道路,

阿拉伯民族除了坚持抵抗和牺牲直到挽回被霸占的土地、尊严和荣誉以外没有其他选择。<sup>[1]248</sup>

叙利亚支持巴解组织的反以斗争,除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情感立场之外,也有自己的战略意图。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的关系存在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尽管阿萨德在无数场合宣称他本人以及他的国家忠实于巴勒斯坦人事业,始终以各种方式支持巴解组织,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巴解组织,使它成为自己的政策工具。尽管巴解组织与叙利亚长期保持战略联盟关系,但是当它试图在实质上保留独立性时(既独立于叙利亚,也独立于其他阿拉伯国家),阿萨德便不时地与它发生冲突,限制其活动,甚至以武力镇压。”<sup>[5]133-134</sup>

叙利亚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思想基础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层动机是反映叙利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大叙利亚情结”。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等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关系密切。中东国家体系形成后,以阿拉伯统一为己任的叙利亚复兴党政权把历史上的大叙利亚视为统一事业的核心。因此,叙利亚把巴勒斯坦视为叙利亚南部的天然疆域。阿萨德亲口对阿拉法特说“你们在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并不比我们更多。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实体,唯一存在的是叙利亚,你们是叙利亚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5]28</sup>所以,叙利亚“常以巴解组织的‘老大哥’自居,总想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政策影响之下,以提高自己在阿拉伯世界和阿以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sup>[6]246</sup>。叙利亚通过支持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反对派,从内部影响巴解组织的政策。

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叙利亚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阿以之间的战略平衡,在目前阿以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任何谈判只会有利于以色列,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因此,主张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sup>[6]249</sup>因此,叙利亚反对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政治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也不乐见巴以达成和平协议。1993年9月,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在叙利亚默许和支持下,1994年1月,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人阵”、“民阵”等巴勒斯坦10个激进组织在大马士革成立了“巴勒斯坦力量联盟”,协调对和平进程的阻挠。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已经成为破坏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力量。

## (二) 叙利亚对黎以和谈的制约

叙利亚对黎以和谈的制约源于两国的特殊关系。黎巴嫩是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前线国家之一,也是一个特殊的基督教、穆斯林教派分权的阿拉伯国家。叙黎的特殊关系古已有之,两国曾长期保持紧密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联系。1943年和1946年,黎叙分别独立建国,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独立长期未予承认。阿萨德直言不讳地宣称,叙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建立和巩固叙黎特殊关系是叙利亚的基本国策。阿萨德采取一系列措施,利用黎巴嫩内战、黎巴嫩战争、黎以边界冲突等契机,逐步确立了叙黎特殊关系。1991年5月22日,叙黎双方签订了《兄弟合作友好条约》。同年9月1日,叙黎双方又签订《安全防务条约》,最终以正式条约的形式确立了两国的特殊关系。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矛盾并不复杂。除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外,后来的三次中东战争黎巴嫩均未参与。但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拥入黎巴嫩,对黎巴嫩脆弱的教派政治产生严重的影响。十月战争后,黎巴嫩南部成为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的主战场,并引发了以色列两次大规模入侵战争。1982年6月,黎巴嫩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以色列实施单方面撤军,将黎巴嫩南部85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定为“安全区”,派军驻防。这实际上是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

1991年马德里和会召开。黎巴嫩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二是解决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黎以谈判一直陷于僵局,深层根源就是叙黎特殊关系的存在。叙黎《兄弟合作友好条约》规定:两国在同以色列的谈判中要采取统一立场,任何一方都不得先于对方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sup>[7]295</sup>此外,受到伊朗和叙利亚双重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对黎以和谈和叙以和谈有着重要影响。真主党是一支以“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为宗旨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力量。在叙利亚的支持下,真主党的袭击行动经常招致以色列当局的军事报复,并进而恶化和谈气氛,甚至破坏和谈进程。总之,叙黎特殊关系决定了黎以和平以叙以和平为前提,叙利亚制约着黎以和谈的进程。

## 三、巴沙尔执政后的政策调整 and 效果

巴沙尔执政后,继续支持阿拉伯世界对巴以冲突的强硬态度,坚持叙利亚一贯的对以强硬立场。他表示,收复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叙利亚不会背离阿萨德制定的不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的政策。对叙利亚来说,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以色列,全部收复戈兰高地是其外交政策的支柱。但是,在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巴沙尔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

### (一) 巴沙尔主动争取叙以和谈的主动权

由于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

党,叙利亚被美国指责为“支持恐怖活动”国家。“9·11”事件后,美国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加快了“倒萨”步伐。叙利亚不断表明自己强硬的反战立场,美叙关系更趋恶化。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在战争中公然反对美国的叙利亚成为美国强力打击的新目标。面对美国和以色列两面夹击的不利局面,叙利亚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与邻国约旦、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关系,加强与地区大国埃及、沙特等地区大国的合作。同时,巴沙尔不得不调整在中东和谈问题上的政策。

在叙以和谈问题上,叙利亚继续坚持以土地换和平和阿拉伯团结一致应对以色列的原则。伊战后,美国顺势推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叙利亚对此并没有积极回应。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警告说,如果叙利亚不能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巴以和平进程中作出建设性反应,它将承担“后果”。2003年5月初,为缓解压力,争取和谈主动权,叙利亚通过到访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及其他秘密渠道向以色列传递恢复和谈的信息,遭到以色列的拒绝。2003年11月30日,巴沙尔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叙利亚希望与以色列重开和谈。2004年1月,以色列总统卡察夫邀请巴沙尔访问以色列,商讨重开和谈。但以色列总理沙龙声称,与叙利亚会谈的前提是叙利亚须放弃支持“恐怖组织”,且以色列决不放弃戈兰高地。这与叙利亚的一贯立场大相径庭,并且把叙以双方以前达成的共识一笔勾销,当然不会为叙方所接受。地区形势对以色列有利,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掌握了叙以和谈的主动权,叙以僵局难以化解。

## (二) 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支持弱化

长期以来,叙利亚一直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既是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大叙利亚”战略使然,也是叙利亚抗衡以色列,增强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的手段。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批评叙利亚是一个“暗中资助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对于美国的指责,叙利亚巴沙尔总统强调,叙利亚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但必须把恐怖活动同反抗占领的斗争区别开来。叙利亚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一切活动,属于被占领土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合法斗争,反对美国把巴勒斯坦人的某些激进组织划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作法。“9·11”事件后,美国对叙政策渐趋强硬。2003年10月和11月,美国国会分别通过《清算叙利亚法案》、《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对叙利亚支持哈马斯、真主党武装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行为进行制裁。以色列乘机搭乘美国“反恐”的顺风车,对叙利亚频加指责和威胁。2003年10月5日,以色列战机空袭了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巴勒斯坦营地,声称是巴勒斯坦“恐怖组

织”的训练基地。叙利亚在处理与巴勒斯坦关系上,一直把自身的战略利益置于首位。在现实压力面前,叙利亚不得不弱化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支持,关闭了几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2011年3月,叙利亚发生动荡以来,美国加大了制裁力度。叙利亚自顾不暇之际,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也开始考虑调整与叙利亚的关系。<sup>[8]54-55</sup>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反对力量,但叙利亚对他们的弱化支持并不意味着其力量的削弱。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观察。

## (三) 叙黎特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进入21世纪,叙黎特殊关系面临新时局的严峻考验。2000年5月,以色列驻黎军队撤出了黎南部安全区。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失去了正当理由,撤军压力不断加大。2003年,针对叙黎特殊关系,美国国会通过《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授权总统对叙实施广泛制裁。2004年9月,美国、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针对叙利亚的1559号决议,要求叙军撤出黎巴嫩。阿拉伯大国如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和东盟都对叙利亚施压,法、德、俄等国也都呼吁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袭身亡。黎反对派和美、英等国指责叙利亚是暗杀哈里里的幕后元凶。在黎巴嫩的1.4万叙利亚驻军成为众矢之的。迫于外界压力,叙利亚宣布4月30日前将分两阶段从黎撤出所有军队、装备和情报人员。4月26日,叙利亚外长沙雷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叙全部完成从黎撤军。2008年10月14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颁布总统令,宣布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两国的建交联合公报说,叙黎两国重视在相互尊重主权与独立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两国关系,并保持两国人民之间特殊的兄弟般的关系。

尽管叙军已撤离,叙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但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叙利亚的势力已进入黎巴嫩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仍将在黎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只要美国想重新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各个轨道的和谈,叙利亚的重要作用就会凸显。叙黎紧密关系依然存在,叙以和谈和黎以和谈捆绑在一起的格局目前尚没有改变。

## 四、结语: 叙利亚变局的可能后果及影响

在“阿拉伯之春”冲击之下,埃及、突尼斯、也门等国家局势渐趋明朗之时,叙利亚还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正如中东学者马晓霖所说“已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叙利亚内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宗教化、政治化,但也是至今最看不清楚的一盘残局。”<sup>[9]463</sup> 尽管叙利亚的

动荡也是其内部政治、经济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是,叙利亚局势久久不能平息,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

叙利亚的反对派势力本来是一盘散沙,成不了什么气候。叙境内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是“叙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主张推动现政权进行改革,通过制宪、选举等“民主”方式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以土耳其为大本营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激进派,他们以直接推翻叙现政权为宗旨,甚至公开呼吁西方军事干预。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叙利亚自由军”是一支反政府武装力量,主要由叛逃的官兵和平民组成,但他们的规模和战斗力难以和叙政府军相抗衡。叙反对派理念不一,很难团结成一个可以与政府对峙的整体。

欧美西方国家、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和阿盟、土耳其等都支持推翻叙利亚现政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对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强硬立场本来就非常不满,伊拉克战争后一直想改变叙现政权。在他们看来,叙利亚的动荡机会来了。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都是逊尼派国家,在埃及变天后主导了阿盟,对叙利亚与伊朗保长期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心存不满。因为叙利亚和伊朗是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沙特等海湾国家也希望借此机会促成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本来和叙利亚关系不算太差的土耳其,因为加入欧盟受阻,近年来推进“东向南下”的战略,企图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它感觉这是绝好的机会,积极参与阿拉伯世界的变革,积极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

未来的叙利亚无非是三种结局:巴沙尔渡过危机,继续推进体制内改革;巴沙尔体面下台,但复兴党的政治体制得以保留;巴沙尔领导的复兴党政权被彻底颠覆,叙利亚反对派上台。无论何种结局,对以色列都非福音。“若巴沙尔倒台,换上一个更为激进的、非理性的领导人,无疑会对以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一旦更为激进的反以政治力量(如穆斯林兄弟会或逊尼

派)上台,无疑将成为以色列人的‘噩梦’。”<sup>[10]46-47</sup>“作为阿以和平关键一方的叙利亚,无论其国内的政治冲突升级到何种地步,出现何种结果,叙利亚不可能出现足够强大的政治能量去与以色列媾和。”<sup>[11]46</sup>

从阿拉伯世界的大趋势看,受这次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大多是亲美国家。埃及和突尼斯发生政权更迭后伊斯兰激进力量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在获得政权初期,他们都会显示强硬的一面,调整以前“亲美和以”的政策,这在埃及已经初见端倪。“阿拉伯之春”可能变成“以色列寒冬”,中东和平进程不仅停滞,甚至有可能倒退。

#### [参 考 文 献]

- [1] 尹崇敬. 中东问题 100 年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2] 高华. 叙利亚大使穆罕默德·瓦迪谈叙利亚与中东和平进程 [J]. 西亚非洲, 2008(7).
- [3] Muslih M. The Golan: Israel Syria and Strategic Calculations [J]. Middle East Journal, 1993, 47(4).
- [4] 陈天社. 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双重性 [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4).
- [5] 马奥茨. 阿萨德传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 [6] 杨辉. 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7] Bicherton I J, Klausner C L.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M]. Per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 J. 07458, 1998.
- [8] 黄培昭. 没有了叙利亚, 哈马斯何去何从? [J]. 世界知识, 2012(1).
- [9] 马晓霖. 阿拉伯剧变: 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
- [10] 陈双庆. 阿拉伯之春—以色列之冬 [J]. 世界知识, 2011(19).
- [11] 李兴刚. “阿拉伯之春”周年祭 [J]. 世界知识, 2012(4).

[责任编辑 伍纯初]